



小村庄闯荡大股市

陕西省兴平市南留村800户人家，有近百人在股市驰骋

6月初的一天早晨7点，65岁的南兴牢穿好白衬衣，套上黑色西裤，带着锄头和簸箕，骑上摩托车，载了老伴就往苹果地赶。

他的时间很紧。再过两个小时，他就不得不撒手，把地里的活儿留给腿脚不便的老伴。比起这7亩苹果地，这个退休村小教师显然更关心另一块“土地”的收成。

9点半快到了，南兴牢撂下手头的活，摩托车冒出一股黑烟，直奔村里。

在陕西省兴平市西北角的南留村，这时从地里急着赶回村子的人可不止南兴牢一个。他们的目的地一致——村支书南栋梁家。

支书家客厅那块49吋的电视屏幕已经亮起来，红红绿绿的曲线图正预示着南兴牢另一块“土地”的收成。

这块“土地”是股市。在这块“土地”上，南兴牢“耕作”将近一年。在这个800户的村子里，有近百人在股市驰骋。



南栋梁



村民们聚集在村支书南栋梁家炒股。

打麻将的时间都炒股了，懂了很多国家大事

临进门，南兴牢特意捋了捋衬衣。早上干活，他蹭了一身土。“炒股这事儿，还是正式点好。”他笑着说。

南栋梁近10平方米的卧室里，已硬生生地挤进了9个中年男人。这是个固定的“炒股朋友圈”。烟雾缭绕中，这些男人清一色地摆弄着智能手机。证券公司在他们开户时，特地推荐了一款炒股软件。

南兴牢是南栋梁的堂叔，又是村里的知识分子。作为“有身份”的人，他有着固定位置。

一个头发乱蓬蓬的中年男人大声说：“炒股要注意看领导人最近去了哪儿，干了啥，国家经济有啥动作。”

“就是就是。你看这几天南北车合并，我看中国中铁就可以买。”旁边有人附和他。

南兴牢没怎么搭话，他的眼睛直愣愣地盯着电视屏幕上的K线图，连茶也没顾上喝一口。

他购买的一只股票，这天表现一直抢眼，眼瞅着就涨了一个点。这名小学教师满意地笑了笑，扭过头，给

在座的各位做了个总结，“炒股就是炒政策”。

对于这个圈子，南栋梁这名市里的“优秀村支书”非常满意。“炒股这事儿没碍着谁，也不违背什么。”他提高嗓门说，“农民要是光种地，没事了就打麻将。现在炒股，至少有事做。那话怎么说的，人有所做就好，无事才会生非。”

这已成为这个村子炒股对外宣传的最大亮点。几乎每来一拨儿记者，总会有人跳出来主动说上一句：“原来打麻将的时间现在都拿去炒股了，懂了很多国家大事。”

光是去年就开了七八十户，今年更多

村支书客厅有两台电脑，其中一台属“分析师”专用。分析师刘旭是个有点秃顶的农村汉子，没读过书。他今年40岁，在这个圈中，是“很厉害的一个”。这一天，他看中了一只股票。一个女人买了刘旭推荐的这只股票，收盘时如愿涨停，高兴得笑出了褶子。

南栋梁家只是一个圈子。“光是去年就开了七八十户，今年更多，到现在还没来得及及统计。”兴平市开源证券公司营销总监管茜荣

说。这家公司为村里的大多数股民开了户。

说说笑笑中，一晃俩小时就过去了。11点半，股市休市。南兴牢打了声招呼出门，轰大摩托车油门到苹果地里接老伴。他要赶在11:50前回家。这个时间点，湖北卫视有一档财经节目，他必看这个入市“教案”。

直到几分钟后插播广告，这名股民才挠挠头，站起身子泡了一杯茶，顺带着给儿子打了个电话：“你那个股票别急着卖啊，我下午

去看盘时再跟你说说。”

30多岁的儿子如今也加入股市“战局”，领路人正是南兴牢。

2014年以前，这个小学老师对股市一无所知。他的老式国产手机甚至无法联网，但这并不妨碍他“一头扎进股市”。在给住在城里的儿子和女儿买房后，余下的10多万元钱被他悉数投进了股市。

这是他“一辈子的积蓄”。如果换成当地人的标准，差不多可以在南留村买上一栋不错的两层小楼。

受4个炒股带头人影响，大家开始行动了

村支书南栋梁是村里最早的炒股人之一。

2007年，他的邻居刘旭，也就是村里的“分析师”，到咸阳陪母亲看病，碰到了许久未见面的亲戚，聊到了股市。亲戚告诉他，炒股赚了好几千块钱。

这对以收头发为生的刘旭来说，是个极大诱惑。这个满脑子盘算着挣钱的中年男人，一连10多天看亲戚炒股，学了不少知识。

回到南留村后，刘旭就

和南栋梁等3人商量。“几千块钱呢，几千块钱呢。”刘旭的描述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兴趣。“反正能挣钱，大家一起干。”4个人就干了起来。

当时，即使见多识广、很有能力的南栋梁，也对股市一无所知。他们4人第一次到城里开户时，甚至不知道股票账户和银行账户是两回事。有人以为，可以直接用银行账户购买股票。

回村时，他们还买了

几本炒股的书，开始摸索着炒股。很快，南栋梁的1万元钱开始增值，其余3人也陆陆续续赚钱了。在他们的带动下，村里的人开始行动了。

前几年的低谷期，村里很多人都退出股市，但南栋梁一直没中断过。有赚有赔，积累了不少经验。去年，牛市一来，南栋梁赚了不少，连他的堂叔，村里的小学老师南兴牢都坐不住了。起初，南兴牢并不看好这种行为。

投资股市，支持国家发展，多好的事

匆匆吃了一碗油泼面，南兴牢就赶紧出门，到侄儿南栋梁家，继续他的股市生活。入市近一年，他有了严格的时间规划，就像他在教书时一样。这一次，他的时间跟着股市转。

“我现在的的生活竟跟着股市转了。”走在村里的路上，这位村里年纪最大的股民说。

入市之前，南兴牢曾和家人商量过。儿子和女婿“跟约好了似的”从城里跑回家劝他，“别干这件有风险的事情”。教了几十年小学数学的南兴牢听罢，不慌不忙地算起了账：“我一个月退休工资3400块钱，股市行情好，一天就挣一两千块钱，你们说说，这能比吗？”

其实，炒股赚钱的事情，在这个村里，早已不是新鲜事。就在南兴牢入市之前，村里不时冒出谁谁谁赚了大钱的消息。而在城里工作的儿子和女婿，也经常听

说什么老太太用棺材本儿买股票的事儿。听南兴牢这么一说，他们也不再说什么。

不到半年时间，南兴牢在入门老师南栋梁的指导下，赚了两万多元。

南兴牢赚钱后，他就开始游说儿子和女婿炒股。二人立马同意。

这些天，这名村小数学老师又打起新的算盘。他选的股票近来表现很好，“短期股就要下手快”。几天前，他从朋友那里借来几万元，准备继续投入股市。

“国家形势非常好。”想了想，他又换了种说法，“炒股的时间到了。”

这名小学老师的股票领路人南栋梁，另有一套理论。“农民的钱放在银行有啥意思？就是一池死水！现在国家一直在降息，就是希望激活经济，我们农民把钱取出来，放到股市，投资这些公司，搞活经济，支持国家发展，多好的事情啊！”南栋梁说。

我一天能赚这么多，为啥还要下地啊

南兴牢开户炒股，在南留村不是个大新闻，但也不算小新闻。

这名小学教师，教了41年数学。他平日总喜欢穿皮鞋、西裤，以至于不少人认为他有点刻板 and 严谨。令大家想不到的是，这名小学教师，一下子将自己的全部积蓄投入到股市。

和他一样“疯狂”的还有很多人。村里小卖部的老板王丽就是一个。这个42岁的女人，将做小买卖攒下的7万元钱，全部投入股市。半年时间，赚了12万元。

“我刚给儿子开了户。”站在自家的小卖铺里，王丽显得底气十足。儿子在城里工作，她对儿子的收入不屑一顾：“他一个月挣的工资，我几天就给赚回来了。”

不过，钱来得太容易了，南兴牢也有担忧：“这日子，每天都能挣几百块钱甚至几千块钱，赚钱也太容易了，要是有一天熊市来了，我们该咋办啊？”

这种担忧不无道理。就拿“分析师”刘旭说，他在2007年炒股时，小赚一笔。后来他越来越胆大，在熊市来临时，赔得一千二净，只好干起沿街串巷收旧手机的买卖。

即使在去年，南栋梁鼓动他重新进入股市时，他也有过犹豫。

“宁可少赚点，也不能赔！”刘旭一口气说了两次“这是底线”。他的原则是“赚够了就行”。前不久，儿子和女儿下一学年的学费赚出来了，他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些钱存进了银行。“现在能挣一些就是一些，不要太贪，差不多就行了。”他说。

村里的“炒股小神童”刘岩对那些虚拟账户里的钱，同样惴惴不安：“挣了的钱，那只能暂时是你的钱，只有退出去的时候，才能真正变成你的钱。”

这个1988年出生的年轻人，曾在一天之内赚了好几千元，但隔天就全跌了回去。刚刚一抛出去股票，次日股票又涨了回去。说起这段经历，辍学已有七八年的刘岩挠挠头，打了个很文艺的比方，“就像走钢索一样。那种忽上忽下的感觉太折磨人了。”刘岩说。

他非常清楚，自己不愿再回到过去的日子了。无论是收旧手机还是收头发，干上半年“都抵不上炒一个月的股”。更何况，“我一天能挣那么多钱，干吗还要去种地啊，干吗还要去收旧手机啊？”

这个村子，早先以种植果树为主。后来村里不少人做起了收头发、收旧手机的小买卖。不过，很多人自豪地说，即使在炒股前，南留村一直是方圆几十里的“最前沿”。

下午3点，股市休市。南兴牢摘下眼镜，揉了揉发涨的眼睛。他和众人打了个招呼，径直回家。他盘算着，他赚一把后就该退出了。拿着赚来的钱，到兴平城里做点小生意。

他的眼前，是一条通往村外的水泥路。路的两侧，全是麦田。10公里外，就是兴平城。

这条路，他不知道走了多少趟。可自从炒股以来，他才发现，通往城市的路，很近很近，只需点击一下手机即可。

据《中国青年报》